

一、爸爸的手

劉錦得

爸爸是沈默的；但是，爸爸的手卻是忙碌的。

每天放學回家，我總會到他的工作室去看看他。不過，我總是在一邊靜靜地看著他——爸爸在工作時，不願別人去打擾他，也不會和他人交談——他全神貫注著他手上的佛像，一刀一刀賣力地雕刻著；即使外頭傳來巨大聲響，或是媽媽扯開嗓門叫他吃飯，他彷彿都沒有聽見。

雖然，我很少和爸爸說話；但是，我們的心卻是相通的。深夜裡，我可以感覺到有一雙手，為我拉起被我踢掉的棉被。

起床後，我可以發現到有一張紙條，寫著被我遺忘的東西。

媽常說我是個粗枝大葉的女孩，說我野得不像是個女生，因為我每每喜歡和那些男孩用水槍作戰，爬到樹上去偷摘人家的龍眼……。她在我耳邊叨念著：現在要做個乖女孩，長大做個標準淑女；要好好念書，不要成天和那些男孩廝混在一起；晚上要記得自己蓋被子，上學的東西要記得帶……。這些話，我都可以倒背如流了；只是，她嘮叨的次數越多，我做到的事越少。

倒是爸爸最了解我，我上學要帶的東西，都可以由他留給我的紙條上找到；我想擁有的物品，也可以從紙條中獲得答案。

當然，有些問題是無法由紙條上解決的——尤其是發生了意外的事件，爸爸即使再忙碌，也會……。會……。

我永遠忘不了那不可磨滅的創傷，更難以忘懷爸爸那厚實而溫暖的手。

是去年我升上五年級不久的事——那天要到操場去上體育課時，外號大頭的陳志明跑過來，像發現新大陸似地對我說：「阿香，學校外面那條小河裡有好多魚，要不要跟我去抓牠幾尾？」我沒有考慮，馬上和他翻過圍牆，跳入小河中去抓魚，直到上課鐘響，我們仍意猶未盡。

當我們興沖沖地回到教室，五十幾雙的眼睛都睜得像老虎眼一般，特別是老師那對懾人的眼神，有如在審視犯人似的，在我們全身上下不住地打量著，看得我不禁打了寒顫，有大禍臨頭的感覺。

「張麗香、陳志明，剛才上體育課時，你們跑去哪裡？老實跟老師說！」

「去……去抓魚……」大頭囁嚅地回答，我在一旁只有點頭，不敢聲張。

「只是去抓魚？」老師咄咄逼人地問：「班長口袋裡的五千多元丟了，你們知道嗎？」我們搖搖頭；可是，我繼而一想：老師的話中是否有「弦外之音」？

哦！沒錯！老師居然……。